

文凭与水平，什么关系，如何对待，至今在好多人那里弄不清。甚至大搞“唯文凭论”，并且说得理直气壮；不唯文凭，又何以以为凭呢？

鲁迅先生是学医的，但当时各大学都争聘他为文学教授；徐悲鸿聘木匠出身的齐白石为北平艺术专教授；相声演员侯宝林被聘为语言学教授；连环画家贺友直被聘为中央美院连环画系教授……他们都没有进过大学的门坎，究竟凭什么被聘为大学的教授呢？显然凭的是没有文凭的“文凭”——大量的优秀作品，专业上的突出成就和对社会的巨大贡献。

目前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是：万般皆下品，唯有文凭高，倘若拿到手，高枕睡大觉。这种现象的产生和重文凭、轻贡献的思想是无关系的。

我听到过这样一种议论：“作家的专业作家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”，因而有些作家因没有文凭而拿不到知识分子津贴，甚至连报刊费都没有！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。

知识是社会实践的总结，我们既要重视前人总结的知识，又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知识领域。拿报社来说，新闻美工作者就无处不系统培养，主要靠在实践中摸索。《羊城晚报》需要一名漫画编辑，在美术学院是物色不到的，唯有在社会上招聘。考上的美术编辑陈树斌，笔名方唐，思路敏捷，每日为《羊城晚报》配一幅新闻漫画，社会效果颇好，而他本人却是个工人。

诚然，任何人不可否定，在大学受到系统教育是好事情，将会在一生事业的求索中少走不少弯路。然而，我国自学成才的也大有人在。这些人经过长期艰苦自学，已经成为工作中的骨干。他们自付了学费，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难道不应该与有文凭者一视同仁吗？

只有一视同仁，才是真正对社会负责、对人民负责。最近胡启立同志在讲话中指出，一要看文凭，二不要唯文凭，重在实际行动和贡献，这话千真万确！

何以以为「凭」

黑龙江 一士

对电视剧评论文章的浅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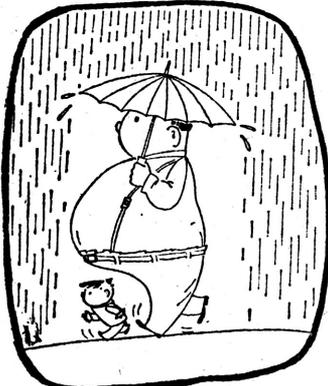
省建五公司 贾晋南

我爱看电视剧，也爱读电视评论文章，我发现，在对引进的电视剧和国产电视剧的评论中，似乎存在这样一种倾向，扬彼抑此。

近年来，国内的电视台播放了一些外来的电视剧，其中不乏质量较好的。可是也有一些格调平庸低级，内容荒唐离奇，思想上艺术上明显存在缺陷的片子。但大多数评论，赞扬的多，批评的少，甚至把剧中的瑕疵视为优点，例如有篇评论文章谈到前些时候放映的几部香港电视连续剧，它们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——情节的丰富性，剧情主要围绕主人公展开……同时，又不惜大量画面，以次要人物为中心，从侧面勾勒许多次要情节……呈现出放射线状，如茂密的大树，干外有节，节外生枝，枝外发叶，层层迭迭，蔚为大观。”

为这正是一些港产连续剧的“伤疤”，动辄几十集，有些情节是编导随心所欲编造，根本经不住推敲。剧中人物招之即来，呼之即去，特别是一些武打片，派别众多，出来一派，打上一通，几场打下来，即可凑为一集。剧中许多游离主题，脱离性格的“干”和“枝”，明显带有商业化的痕迹。这篇评论还说，“国内许多连续剧则明显疏于此道”。如果我们的电视剧按此种路子发展，非走向斜路不可。

对国产电视剧，在我的印象里，批评、挑剔是占上风的，即使是一部比较优秀的电视剧，也常会指出某个情节、细节以至道具等方面的失真，当然，有些批评是正确的、中肯的，但是不少评论文章草率、简单，甚至采取讽刺、挖苦的方法。例如电视剧《西施》播出后，有篇评论文章说，电视上的西施“是一条化作美女的毒蛇”，“是一名插入敌人心脏的‘色情间谍’”。于是先后有几篇评论都大呼小叫道：“西施是现代间谍”，“西施是特务”等。对此剧，我并非认为不可非议，问题是这种



避雨 幽默画 万小虎

承天地之泰和，桔树——这桔乡人的圣诞树，在欢庆丰收的十月里，在东方古国的圣诞节点亮了盏盏桔灯。甜蜜的微笑，成熟的希望从各个角度给光临桔乡的人以美的享受，诗的联想和深深的思考……

成熟

吃桔时咬碎了一粒桔核，又苦又涩。

怎么？这甜蜜的桔肉中，可口的惬意中竟包含了这小小的歉意？

我咀嚼着，琢磨着，似乎明白了一些。

一场雨，一层皮。桔子在风风雨雨中成长。

一场霜，一重味，桔子借秋风变红，借秋霜变甜。

从开花到坐果，大半年时间里，它只长个头不变熟，等秋霜一降，即刻转青变红，成熟结籽。

它可真会把握时机，安排自己的命运；既借秋霜煞涩，又不在于秋霜中烂掉。

严酷的现实，使它看到，被秋风摇落，被霜寒冻烂的是那些迟熟的果子。

生活的经验使它懂得，不成熟在霜冻之前，就意味着淘汰、

抛弃，意味着灭亡、绝种。而经不起诱惑，急于去出风头吗？那只能是些遗憾的落果，酸涩的惆怅。

我咀嚼着，品出了那聚在桔核里的柔情和刚毅。我觉得自己



圣洁的歌 (油画) 路中鼎

评论应该是严肃认真，实事求是的，即使片子有缺点甚至错误，也应抱着与人为善、以理服人的态度，帮助编导者总结出经验教训。

电视剧在我国艺术之林中，还属年轻的艺术。在提高电视剧质量时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。对待国产电视剧和引进电视剧的评论，必须遵循“好处说好，坏处说坏”的原则。那种扬彼抑此的做法是错误的，对于我们提高电视剧的质量有害无益。

呵，我是山之骄子，怎能辜负山的养育和重托！惧怕拼搏，终将腐朽，放弃追求，势必衰落。君不见一些自私之徒零落成泥，多少缺身的好汉彪炳史册！我是堂堂汉子，伟岸身躯，决不能让风戏弄，虫蛀噬，鸟筑窝。于是，我深情地告别大山，在奋斗的激流中鼓浪扬波！

也许我会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。

也成熟了几分，终于弯下腰去，把唾弃的桔核一粒粒拾起擦净，放在掌心端祥起来。

出叶现红

桃花谢了，它还没露出一个蓓苞。

樱桃睁开亮晶晶的眼睛，也找不见它的花影儿。

鸭梨摇响满树铃铛的时候，还不见它甜蜜的消息。苹果都罢工了，仍不见它出世。

是的，四月开花，五月坐果，直到金秋八月它一直沉默着，把铁青色的脸埋在绿叶后面。

难怪李子讥笑它没有芬芳的年华，枇杷斥怪它不合群，柿子抱怨它不识时。连鸟雀也数落它高傲、孤僻。

对一切议论它都保持沉默，只有随着秋深，在果市退潮的淡季，在几场秋霜以后，它蓦然现红出叶，给人捧出新奇、兴奋和回味。

这时，只有当它那独特的滋味被品尝以后，那颗良苦的心才被世人所理解和叹服。

尝鲜

桔乡来了几个北方人，经受不住那鲜红、芳香的诱惑，馋馋地咬将起来。

“哎呀，苦！”吐都吐不及，眉宇间立刻叠起难堪的苦衷，后悔用钱买下的遗憾，要抛扔手中的鲜物。

“不要扔掉，剥去桔皮，里面才是甜蜜蜜的桔瓣。”卖桔大娘提醒着陌生的北方人。

“哎呀，苦！”吐都吐不及，眉宇间立刻叠起难堪的苦衷，后悔用钱买下的遗憾，要抛扔手中的鲜物。

他们迟疑着，小心翼翼地拨开皮，掰一瓣桔子试探着往嘴里填，然后抿着嘴，半闭着眼要尝个苦甜。

笑了，满脸绽放出信任的花朵。

化了，一颗被苦涩包裹着的心又被一部分人理解了。

啧啧！生活的甘甜，得到了应有的赞赏。

苦皮只是它的外壳，而心底却是一个甜美的世界。北方人呵，差点儿扔掉了再也捺不回来的醒悟。他们咀嚼的是生活的髓核，是一个富有内涵的哲学命题。

馈赠

桔树是富有的，也是慷慨的。一旦成熟，便奉献出那颗颗圆满的祝愿。

把桔络、桔皮赠给渴望康复的患者。

把浸泡在罐头瓶中的慰问赠给野餐者。

把桔核赠给那绿色事业的奠基人。

把风骨和气质赠给诗人，把浓郁的画意赠给写生者，把艳丽的秋色赠给摄影师，把凝重的思考留给哲人……

它是吝啬的，也是明智的——

留下来的是开花结果的信念，风雨中不死的精灵，是传宗续代的桔核，是萌发生机的基因。

哦，蜜桔，正因为它有所保留，所以才有不断的给予。

(题图 许志强)



苗壮 设计

出山歌

一棵大树的话 苏兆强

我愉快地接受你的邀请，毅然投入另一种生活。告别深山的静幽，森林的安逸，滑进峡谷，被乱石撞得鼻青脸肿，卷入激流，被恶浪咬得伤痕累累，在冰雪中，我被冻得浑身僵硬，在烈日下，我被烤得唇焦口渴，出山的路啊，是如此艰难曲折！

我有时停顿，却没有抛弃信念，我有时栽倒，爬起来继续求索。我深知，没有理想的大树，纵然身高万仞也是侏儒，不愿献身的栋梁，即使长一千年也是白活！

也许，我将终生匍匐，做受压的枕木，我自豪，比站着的木偶高大巍峨，也许，我将大材小用，做细微的火柴，我骄傲，比粗壮的朽木光荣得多。

也许我会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。

也许我会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。

也许我会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。

也许我会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。

也许我会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。

也许我会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。

也许我会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。

也许我会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，因为我高唱着——强者之歌。

有趣的信

我国著名戏曲史研究专家赵景深，1932年在北新书局编《青年界》杂志，和作家们交往很深。一次，他写信催老舍先生写稿，在信纸上画了个大大的赵字，然后用红笔把这个字圈起来，旁边写了一行字：“老赵被围，速发救兵！”意思是刊物稿件发生危机，请赐稿救援。

老舍很快回了信，并附上短篇小说《马裤先生》。复信全文是：景深兄：元帅发来紧急令，内无粮草外无兵！小将提枪上了马，《青年界》上走一程。罗马来！

“参见元帅。”

“带来多少人马？”

“两千来个，都是老弱残兵！”

“后帐休息！”

“得令！”

正是：旌旗明日月，杀气满山头！祝吉！弟舍 ×月×日 (光中 荐)

担心

一天，即将分娩的小徐对丈夫说：“我真担心生个女孩。”丈夫说：“生女孩不要紧，就是担心和你一样对待父母。那样，将来咱俩有家也难归。” (李光中 荐)

“参见元帅。”

“带来多少人马？”

“两千来个，都是老弱残兵！”

“后帐休息！”

“得令！”

正是：旌旗明日月，杀气满山头！祝吉！弟舍 ×月×日 (光中 荐)